

韩起著

一个七十多岁的更匠大爷的坎坷经历
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凡人的真实故事

凍日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一个七十多岁的更匠大爷的
坎坷经历。

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凡人的
真实故事。

我便写了这样一个愚昧的人。

对于更匠，我心中没有好人坏人
的概念。他在我心中，只是一个
七情六欲俱全的凡人。

——作者独白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两度杀人的凶犯，却戴上了烈士的桂冠。

面对奸杀了亲母的仇人，却认定是恩人。

一个雄心勃勃于仕途而青云直上的人物、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

一个为人不齿的小人物，死后成了神，为人们所敬奉，享受祭祀。

在中原一个小镇，一个靠打更谋生的更匠，有着自己非人的坎坷经历。抗日战争时，当过日伪政权狗腿子；土改时又当上贫协主席；三年自然灾害时，又以盗窃为生。坐过二次牢，几乎死于非命，却又神奇般地出狱。改革开放，作生意成为万元户……。一场车祸使他又陷入了不幸的生活，他坐牢，逃亡、打官司，乞讨……

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想和女人睡觉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因贫穷娶不起妻子，曾奸污过瞎眼寡妇，茶馆女老板，嫖过妓女。解放后，妻子被一起冤案逼死，使他又成了光棍，又在想女人、看女人、梦女人中打发日子。他曾在火车站搞过暗娼，也曾兴致勃勃地看过外国的淫秽录相片……。平反后，为了报复诬告他的八个女人，去奸污其中的一个而又感到力不从心……。

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个七十多岁的更匠大爷，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凡人。乡亲们却奇怪的都认为他是好人，是他们心中的“英雄”。县委书记开车登门拜访，乡长一定要他当村长，后又当上了县政协委员。死后家乡亲人为他修了一座“更爷庙”，人们都在怀念他……

这到底是为什么???!!!

三十四

更匠进水泥厂上了班，言语却稀少了。他吃在厂里，睡在厂里，也不进县城。成家的心也淡了。一心只想着丑妞。他觉得愧得慌，让丑妞冒险，抄来八万块钱，平白交了住院费。要是不交，够丑妞花一辈子的，还用着她东跑西跑，风风雨雨，没个着落吗？——他干了个傻事，蠢事。这使他的心里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。他觉得，他欠丑妞的情，这情山一样高，海一样深。于是，只要他睁着眼睛，他便思考一个问题：怎样报答丑妞呢？

终于，有一个星期天，他进了县城。他到邮电局门口，找到专门给人写官司写信的人。口述了两份遗书。大意说，如果他死了，他的房子财产都归丑妞；捡金捡银将来有了出息，一定帮丑妞安置个过日子的路子。

他擎着两份遗书，便到他的相好女人家去了。

他给了女人二百块钱，留下一份遗书。

另一份，他从邮电局里，寄给了捡金。

回到小镇，他心里仿佛卸下一副重担。

他向支书要求，他不再管运输，只管看大门。

渐渐的风软了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八十一，老头顺

墙立。村道上，一天比一天多了活气。尘气飞扬着，鸡鸣狗吠着，馥郁的气味，时浓时淡地飘来。小孩子们追逐着唱：“春季里，刮春风，黑了天就点上灯，生下的老鼠会打洞……”天空中，蓝天，白云，还有乌鸦和风筝。小燕子穿来穿去，远望像蜻蜓一样。燕子携了希望，携了喜气，携了难以言传的美好情韵，呢呢喃喃，飞进庄户人家屋檐下。斑鸠的叫声，远一声，近一声，让人听得心里一阵阵热痒痒的。年复一年，都是这样的日子。每一个活着的人，倘然从六岁记事时算起，也一般会经历四五十次，或六七十次。但每次，那种盎盎的生机，悠悠的清新，都那么新鲜，那么喜人，那么招人爱恋。镇子的北头，是一大片坟场，连绵土冢间，疏落些松柏。每到此时，坟头上的迎春花，便亮亮地开放了，金黄的花簇，多远都看得见。

更匠折来一支迎春花，插进宝丰酒的空瓶里，放置门房的桌上。他忽然依稀地记起，去世的女人似乎也折过迎春，还唱过一支关于迎春的小曲儿。但也许没有过，只是他心底突然酝酿出来的。

人生人死，春去春来。

人死了不能复活，春老了还能再年轻，春走了还能再回来。

人活得最可怜。

更匠静静地呆在门房里，凝视着花朵儿，遐思悠悠。他好像更经常看见自己的女人全身披了阳光，对着他笑。笑得又甜，又美。他想，她是在阴间想他了，来叫他去。爹死的时候，总说妈来叫他去。他也该死了。

更匠认真思索起此生末了的心愿。

两个闺女考上大学，出来端上个国家的饭碗，用不着他操心了。只是瞎眼寡妇的死，心头还是一块病，他应该办点对得起她的事。办啥事呢？还有丑妞，他也欠着情。虽说他决定把房子留给她。可这房子才值几个钱？这仨核桃俩枣的她也不希罕。光八

万块钱能起几座洋楼？还有，他死了，托谁把他跟死去的女人葬到一块儿？这事，两个闺女可靠不住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说这是封建迷信……去他娘个屁。啥封建迷信，净是些少恩寡义的虫蚁！

就这么几件事，脑子里每天过几遍。并且，常会幻化出与妻子相会，过舒心舒意日子的景象。想着想着，便成了梦，历历如真的一般。于是支书批评他：

“我的老先生呀，你这精神头儿咋一天不胜一天啦？上班你睡大觉，叫都叫不醒，我看要是有贼来偷咱们厂，连你偷走，连地皮挖走你他娘的也不知道。”

他说：

“唉，俺的阳寿到头儿啦。”

支书说：

“净胡话。没病没灾，咋到头儿啦？”

更匠摇摇头，幽幽地说：

“你不懂。”

支书说：

“咋？病了？”

更匠摇摇头，闭了眼，怅然俯首：

“……唉！”

支书叹息一声，站了一阵儿，走了。

当更匠又一次被人摇醒、看清眼前站的人时，一阵慌乱使他惊愕，恐怖，嘴里舌根乱搅：

“……是……噢……赵书……坐！坐！……”

赵书记反锁了门，坐下，取出烟抽燃了，漫声问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更匠眨巴眨巴眼，坐下来。

“啥？”更匠说。

“看大门还好吧？”

“好。还好。”

“水泥厂效益怎么样？”

“啥？”

“厂里赚钱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嗯——，那就好。”

“……”更匠沉下心了，恢复懒散状，眼神里的漠然，渐渐浓了。

县委书记赵改革抽了一阵烟，朝更匠笑笑。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笑。只有观看魔术表演的聪明观众，一眼洞穿了魔术师的奥秘之后才会发出这样的微笑。

笑了半晌，赵改革方向：

“给医院交八万住院费的人是谁？”

“……”更匠依靠三斗桌，勾着头。

“是你啥亲戚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更匠摇摇头。

“他们怎么会知道你，托你收帐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更匠说，“俺上哪儿知道。”

“别害怕。”赵改革掏出一把水果糖，放桌子上。“吃糖！”说着，拣一颗递到更匠手上，“这糖味儿不错。来，吃！”

更匠剥开糖纸，放嘴里嚼住。

“咱俩是老朋友，”赵改革自己含了块糖，声音里散发着甜香，“从那年学校里认识，二十来年了吧！老朋友了。再说，地区也叫我停职检查了，暂时……至少现在我也是平头老百姓了。跟你一样。没啥事儿，随便扯扯。”

更匠不动，扶膝的左手拇指，蠕蠕地扣黑布裤子。

“哎？我问你，我那几个存折谁拿走了？”

赵改革问得突然。

“……”更匠默了片刻，脑袋颤动了一下，说：“孙猴子。”

“谁？谁叫孙猴子？”

“孙悟空。”更匠拍了下头，“西天跟唐僧取经的你不知道？”

“别说笑话，我问真个的。”

“真个的俺啥都不知道。你问支书去吧。”

赵改革吸口气，望了更匠一眼，目光化为血淋淋的杀气。

“都是他……”更匠无意抬头，碰上赵改革的眼光，倏地心里一紧。日他姐，露啦？忙眨巴眨巴眼，狠狠心，稳住神儿，叹口气，耷拉下眼皮，说：

“反正，俺都听支书的。出门，在家，俺还不跟他的听差一样。”

“嗯。”赵改革又笑了。“当时，他怎么对你说？”

“……谁能记住哩。反正他叫干啥俺干啥，他叫说啥俺说啥。”

“那么八万块钱为什么叫你收帐？”

“俺上哪儿知道？”

“你知道八万块钱哪儿来的？”

“……俺上哪儿知道！”

“嗯——”赵改革凝盯更匠的脸儿，眼睛里显出沉思，怀疑，末了左手握成空拳，套在嘴唇上，蹙眉，垂目，时不时地空拳轻叩，或疾或徐，再末了，便凝止住。于是整个的人也凝固了。

外面，鼓风机的声音，突然显得震耳了。

一辆卡车，从大门口开进厂里。

更匠勾着头，思绪粘稠而迟重，像严冬天空中的浓浓的黑云，一声牛哞，从大门的外面传进来。

笃，笃笃……

谁敲门？

“更匠大爷，有你的信。”

更匠没有动弹。赵改革慌了一下，捅捅更匠。更匠抬头，矍矍眈眈，发出一声：

“嗯？”

敲门声又起。

“更匠大爷，你的信。”

“哎！”更匠应着，站起来，呻吟了一声。

“哪儿的信呀？”

“县城里来哩。”

“嗯？”更匠一惊，怔住身子了。他以为不是北京便是省城，应是捡金捡银的信。县城里谁来的信？难道是……是……丑妞？

更匠回头看赵改革，却不在。又一惊，四下里张望，赵改革已立在门后的墙角。“日他姐，这封信可不能叫他龟孙知道。”更匠想着，就开了门，一脚迈出去，回手便关门，拉了送信人便走，说：

“那边找个地方，给俺念念。”

扯到水泥库房里，一念信，方知不是丑妞，却是那个相好的女人。女人来信问他，他们的事怎么办。她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，想来想去，儿女是靠不住了，她也绝了心。她催促他快定主意。还说，她喜欢两个闺女。就看两个闺女的面子，她的心也能铁起来。……念信人惊喜地说：

“更匠大爷，你又谈恋爱啦？”

更匠脸一热，说：

“你可不敢出去胡说。”

念信人走了。更匠收起信，却不想再回门房，怅怅地立在阴影里。想着城里的女人，他拿不定主意，到底是成亲好，还是不成亲好。赵改革到小镇，私访他更匠，这可是小鬼拜年，有凶无吉。隐隐约约，他预感到大难临头了，大限也到了。要是成了亲，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不是把她闪得更苦？……一缕悲绪，涌上心头。眼里一热，便流出泪水。从眼角，一直流到下巴。两行泪聚成珠，晶晶莹莹地落下来。

“唉！”更匠摇摇头，渐渐哭出声。

更匠蹒跚至堆得山似的水泥袋后面，靠墙蹲了。这里光线暗极，他像蹲在黑夜里轻轻饮泣。这次办的事，救了乡亲的命，却害了他和她，也连带害了两个闺女。要是学校里知道，闺女的爹是个小偷，是个犯人，坐了大牢，叫孩子可咋抬头做人。……唉，错啦，错啦！又跳到茄子地啦！日他姐！难怪她活着时候说他是没心的贼。现在可好，保住命的人家，都过得热热和和的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功劳，谁也不关心他受的熬煎。他图啥哩？

更匠哭得委屈，像受了同伴欺负的孩子。

更匠可以欢畅畅地哭了。鼓风机的声音消融了哭声，仓库的黑暗又匿住了他的形体。

更匠哭了许多许多。鼓风机的声音停止了，他也止了哭泣。

仓库的铁门响了。

更匠跳起身，雷鸣般地呐喊：

“别锁！”

更匠回到家，关闭了门，满心凄凄凉凉。

更匠没有吃晚饭，忍了饥饿，早早钻进被窝，双手捧了亡妻的灵位牌，各种妄念浩浩荡荡、汹涌澎湃地涌来。他一忽儿泪流满面，一忽儿悠悠叹息，一忽儿恶狠狠地咒骂：

“俺日他姐！……”

也不知骂谁人。

愁肠百结，思前想后，总也没有瞌睡。半夜里，忽然心血来潮，翻身起床，穿起衣裳，奔出家门，惊起处处狗叫。树梢上挑着月牙儿，像女人的半个耳环。田野里的风，又凉又软。村道边肥堆发酵的气息，百草抽芽的青青的气息，从谁家院子里飘出的不知是杏花还是梨花的气息，都凝聚到更匠的鼻尖上来。更匠先是脚步沉重，而后大步流星，直到支书的屋门口，擂响木门。

“谁？！”支书又警觉又愤怒的声音。

“是俺！”更匠说，“给你来言语一声，明天一大清早俺进县城去。”

“干啥？”话音很傲慢。

“……今天赵书记来你没见？”

“你说啥？”声音是从窗背后传出来的。“我咋不知道。”

“他到俺门房里来……”

“他来干啥？”声音低沉，有了神秘的气息。“他说啥？”

“他来……”更匠顿住，想了想，方又说：“他来调查你，他疑心……他家的事儿……是你……”

窗子哗地大开了，支书披着夹袄，半个身子探出来，有些焦灼。

“那你咋说？”支书低声问。

“咋说？俺就一句话，啥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日他个奶奶！”支书垂了头，沉思。

“……俺这就算请过假啦啊！”

更匠转身，才迈开步，便被喝住：

“别走！”

支书伸手扯住更匠的胳膊，位至贴窗处，轻问：

“你明天去干啥？”

更匠默了默，说：

“今天话说了半截子，叫人搅了。”

支书点着更匠的脑门子，瞪着眼说：

“你嘴上可留点神儿，别胡说八道。你要是把我扯溜进去，可没你老龟孙的好日子过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这还用着你交待？”

更匠不屑地转身走了，心里骂：俺日你姐！不扯溜你还留着叫你支天哩！不能啥事儿都叫你光占便宜，不吃一点亏。

一条黑影，倏地窜出来，直扑更匠。更匠急闪身。黑影扑了

空，方叫了一声。更匠骂了声：“俺日恁姐！……”见黑影返身又扑过来，忙扬起手，做投掷状，那黑影方停住，狂吠起来。

“你这个瞎眼狗！”

狗叫得更烈，向后倒退着。

更匠就着淡淡的月光，捡了个土块，追向前去，左手虚扬一扬，趁狗横身的当儿，右手的土块便飞出去，准准地砸在狗头上。那狗便嘶叫一声，哼哼唧唧地，躲进阴影里了。

更匠赶回家，小睡了一觉。

三十五

不管怎样，更匠住了三个月的医院。出院的时候，已是入夏。地里的麦子，早扬过花了，风一吹，绿浪滚滚，就像穿着绿装英勇冲杀的军队。再过不了多少日子，经几个响晴天，大太阳一晒，就该收夏了。黄澄澄的麦子，香喷喷地直往人心里扑。更匠没有地了，看见了好庄稼，反倒格外亲切。三个月，窝在病房里，多亏女人照料得细心，一把老骨头方才还阳住世。感激之情，使他铁心要与女人共命运了。

更匠准备结婚。

村里开了结婚证明，于是，消息便如暑夏的热风，抱着灼人的阳光，抱着滚滚的狼烟，抱着臭烘烘的粪土气息，破门而入，撞进全村的家家户户。更匠呢，买了身新衣，穿进了水泥厂。工人们便都找上门说笑：

“大爷，你是当新郎，还是当老狼？！”

更匠也笑着说：

“当你娘的个脚！”

几个姑娘剪了个红“囍”字，贴到水泥厂门房的窗户上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叫着：

“大爷！大爷！你看哪个喜字儿是你呀？”

更匠眯了眼睛，朝“囍”字瞄了一阵儿，说：

“俺看不出来。”

叹口气，又瞄了眼，说：

“一般高，一般粗细……男左女右，那左边的就是俺吧。”

姑娘说笑几句，要走；更匠叫住了说：

“哎，麻烦给俺门儿上再贴一个呀！”

姑娘们说：

“想得美！拿喜糖！”

更匠说：

“先欠着。到时候俺买两麻袋喜糖，叫你们这些闺女们吃个够。”

姑娘们说：

“别吹，说话算数儿！”

更匠挥了下手说：

“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大爷说话，一个字顶一架山，挖都挖不走。”

在中国的穷乡僻壤，婚姻仍然没有完全挣脱古老的传统。过去，财主八十岁娶十六岁的小老婆，人们赞叹阔气，排场，有能耐。但一个又穷又老的寡汉条子娶媳妇，那就大逆不道，人们的唾沫星子能聚成河，人们的手指头能点断男人的脊梁骨。唉，常常欺侮穷人的，就是穷人自己。看见一个穷兄弟过上好日子，常使另一个穷兄弟像死了孩子一样难过。

于是有骂更匠死皮不要脸的。

更匠并不在乎这些。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，人们嘴里的话，还不如夏天暴雨前的那阵子风。风是雨的头，屁是屎的头。一阵子大风刮过去，还能牵来一场暴雨。人口头的话，不过喷几个唾沫星子，狗屁不值。一个人要在乎了这个，能把你生生的害死！人，有时候还是要自己有主心骨。就像辽天地里的电线杆子，任是东南西北风吹，它就是直戳戳地竖在那儿，纹丝儿不动。一个人活得值钱不值钱，常常就在乎一个人有没有这股子劲儿，这股子精神。

更匠乐呵呵地准备自己的喜事。

受过更匠恩惠的人家，觉得这是个还情的好机会，便互相串通了，凑份子，送人情。无非是些锅碗瓢盆，身上穿戴，床上铺盖。

婚事的准备出奇的顺利。最担心的女人的儿女问题，尤其叫人想不到的顺利。女人心惊肉跳地去征求儿女们的意见，儿女们个个都极痛快地答应老娘改嫁。女人提出什么都不要，就是要带走一副床。儿女们答应得更痛快了。接着，儿女们便为房子归谁的问题，发生了内战，便再也顾不得过问老娘的婚事了。接着，纷纷逼迫老娘表态，都要房子归自己所有。儿女们个个说，老娘是法定的父亲财产的继承人，老娘有权把房子让给儿女中的一个。儿女们恩威并用，吓得女人提前跑到小镇，与更匠同居了。

自然，结婚的仪式也得提前了。

两个老人的结合，可以成为新闻，却无什么新意。不像年轻人结婚，大张旗鼓，花红柳绿，招摇过市。更匠请了一桌酒席，邀来村中的长者，吃点，喝点，图个喜庆的意思。

时值春尾，日长夜短。一种清新的甜甜的气息，终日拂拂地充斥大地。更匠与女人殷勤待客，夕阳西下时，已有六人不胜酒力，醉得赤红了脸，东倒西歪，指天骂地，胡说八道。尚未醉倒的，拼命地划拳，声音冲出屋门，扶摇九霄。浓浓的酒气，融进

春风，飘飘然弥漫开去，多远都闻得见。老人们闻见酒气，笑了说：

“日他姐，老更匠成了个朱买臣！”

夜色浓了，一轮明月早升起来。

两三个醉汉，挟制住更匠，硬灌了两杯宝丰酒。更匠早飞红了脸，觉得脚下轻飘了许多。

然后又灌了女人两杯。

新婚的日子，不好使硬，女人只好认了。

更匠突然长了精神，晕晕乎乎地直想说，直想笑，直想哭，直想唱。于是他就唱：

月牙一出照楼谯
打一个呵欠伸个懒腰，
瞌睡虫儿又上身了。
昨日等郎二更多，
今日个等郎鼓打三敲，
我的郎你咋不来了。
你要来了你就来，
别老叫小奴家挂在心怀，
两眼儿泪流满腮。
奴家屋里正心焦，
忽听门外有人叫，
我的郎呀还真来了。
一进门来真是稀客，
洋钱票子交给我，
做一场露水夫妻我的哥。
郎脱衣裳精赤身，
奴脱绣鞋上床心，

奴的哥哥呀奴的亲人。

奴学狮子仰面儿睡，

郎学绣球压上身，

奴呀紧紧抱着亲人。

.....

于是众人大笑。酒气和着笑声，一齐飞出屋子。更匠开了头，醉汉们发起酒疯儿，纷纷唱起来。唱河南梆子，唱小曲儿。从人间唱到天上，从天上唱到地上，从地上唱到床上。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婆儿，醉得眼都直了，晃晃地站起来，挥舞双手，大喊：

“别闹！别闹哄啦！别闹哄啦！.....

她于是唱，唱得拖拖拉拉，像磨损的唱片儿：

一更天，张秀才，

你把老娘门拍拍，

你拍你拍你白拍，

老娘不是那货色。

二更天，张秀才，

你把老娘门踢开，

踢开踢开白踢开，

老娘不是那货色。

三更天，张秀才，

你上到老娘床上来，

你上来上来白上来，

老娘不是那货色。

四更天，张秀才，

你爬到老娘身上来，

你爬你爬你白爬，

老娘不是那货色。

.....

夏夜的星星很稀，温柔地闪烁着。房檐下的燕子窝里，响起嫩嫩的叫声梦呓似的。突然一声狗叫，打破了宁静的夜空。一头发情的母牛，发出摇摇曳曳的长啸。啸声有一种撼人的力量，一种青春的力度。柔柔的软风，温湿润润，将田野里的青气，油菜花的浓香，牲口圈里的气息，带进每一家农户，从门缝儿里，从敞开的窗户口儿里，带给男女老少温馨的春梦。

更匠的喜宴，一直吃到雄鸡乱啼，野狗狂叫，窗户纸发白。有一多半人都醉在屋里，回不了家。有几个人吐了，酸臭的气味儿，呛得人出不来气。

三十六

我与更匠，血缘上并无瓜葛。但在我本姓族中，我的辈数却极高。一九六〇年，族中续了一次家谱，我方大吃一惊，几十代下来，我的重孙辈中，竟有苍然白发者。呼我为爷爷者，数以百计，仅此，妻女从不随我回乡，俱皆为避被那么多白发人呼为奶奶的尴尬。更匠不与我同姓，自然不同族。我呼他“大爷”，便觉分外亲切。初始呼他，他诚惶诚恐，怕招惹族人的愤怒。我却声明，呼他大爷，与他人无涉，是我自愿。尤奇者，每次归乡，与族人倒无话可说，偏与更匠有缘，谈得格外投机。他常常重复一句话，说他对我说的有些话，连对第二个人他都不会说。他说的